

日治初期臺灣樟樹調查與樟樹造林之推動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forestation of Taiwan Camphor Tree during Early Japanese Rule

張家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Chang, Jia-L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56

樟樹是臺灣的特殊產物，在臺灣分布尤以中北部居多，往南漸少，清初臺灣中北部樟樹分布範圍原本遍及山地和平原，不過，由於從雍正年間起，清朝政府設置軍工料館，負責砍伐樟樹以製作戰船，加上負責伐木之匠首，也私自砍伐樟樹製造樟腦，導致樟樹開始減少。然而，真正導致臺灣樟樹大量減少的原因，與19世紀賽璐珞工業(Celluloid Nitrate)之興起有關。賽璐珞工業是人工合成物，由於製作過程需要樟腦作原料，結果逐漸讓樟腦成為國際重要的貿易商品。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後，樟腦也成為臺灣總督府珍視之富源，9月民政局長水野遵發表〈臺灣行政一般〉時，便稱「為了掌握森林資源，必須派遣人員調查森林資源之分布，並實施撫育蕃人(按：今日之原住民，此為歷史用語，無不敬之意)之措施，進而訂定相關規則以區分官民有林地，其中又以樟腦為其珍視之富源，不僅必須嚴格監督樟樹之砍伐與樟腦的製造過程，且應配合土地之性質培育樟苗。」從中可知，水野遵呼籲除了應消極的管制樟腦外，也必須積極地培育樟苗。

10月臺灣總督府發布〈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主要規定：「一、接收臺灣以前，若無清朝政府核發之製腦許可證，不得製腦，違者處以五十圓以上五百圓以下之罰金。二、現從事製腦者，於各

地方官指定日期內，附有清朝政府之許可證，並提出具備規定事項之核可申請表，接受認可。三、若無提出核可申請表，或於核可證不確實之情況時，地方官得以扣押並沒收生產品和供製造用之物品。」接著，又於1896年3月5日發布〈樟腦稅則〉，1897年8月29日發布〈樟腦油稅則〉，藉此規範清代以來的製腦者，並將樟腦列入臺灣主要稅收。惟由於外商抗議，1896年10月24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延後一年施行的提案。與此同時，為了獲得更多的樟樹資源，臺灣總督府配合東京帝國大學為主的學術調查政策，自1896年起進行以樟腦為中心的森林調查。

1896年(明治29年)1月25日，臺灣總督府首先派遣八戶道雄和陸軍通譯官租稅課員春水喬生調查新竹、苗栗之森林。調查後，他們發現桃仔園觀音山(按：位於今日新北市五股區、八里區交界處)、新竹支廳之北埔、馬武督以及苗栗轄下之大湖、桂竹林、八角林等處的低海拔山區，由於漢人長期開墾，加



圖1 工人正在把樟樹削成適合製腦的大小，圖片來源：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台灣樟腦專賣志》(臺北：編者，1924)。

上清代以來製腦業興盛，樟樹已被大量砍伐，僅剩一些無法製成樟腦之幼樹，針對此情形，八戶道雄認為應該進行造林以恢復林相。同年2月28日八戶道雄又繼續調查苗栗、埔里社、集集街到彰化的森林，結果他不僅發現獅潭、南湖、埔里社等處之低海拔山區的樟樹，亦因製腦業興盛和漢人開墾遭大量砍伐，更嚴重的是，他也發現製腦業者僅取樹幹製腦，其餘部分竟然隨意丟棄一旁，面對這樣浪費資源的情況，他除了建議應該善用樟樹資源之外，也建議在砍伐的時候，必須先計算木材產量以便於研擬適合的造林方法，並建議增加種植良木、提高土地生產力。同年八戶道雄偕同技手山下三八郎繼續調查臺南，他發現，由於南北氣候不同，使得樟樹分布的海拔高度高於北部，加上人民不斷地開墾伐木，導致緩坡地區的樟樹快速減少，是以為了保續資源，必須適度地保護樟樹，並且因應地形進行適合之造林。

1896年4月進入民政時期後，民政局殖產部設置農商課、拓殖課、林務課和礦物課。其中，林務課主要負責森林計畫、森林管理、森林保護、林地買賣、林地出租、區域及境界調查、森林臺帳等森林相關業務與森林為主的區域。然而，為了撫育蕃人以掌握森林資源，3月31日以敕令第93號發布「臺灣總督府撫墾署官制」，於拓殖課下設立撫墾署，主要負責蕃人和樟腦製造之相關業務，但蕃人和樟腦主要都位於森林，也因此其與林務課負責的區域相互重疊，結果導致負責森林調查之林務官員調查範圍也時常涵蓋樟腦和蕃人。1896年11月訂定「森林調查內規」統一調查標準與項目後，林務課開始派遣技師調查臺灣森林。

1897年(明治30年)首先派遣技師西田又二調查南庄撫墾署，他雖然發現海拔2,800尺到3,800尺之間(按：約848.4公尺~1,151.4公尺)之間的樟樹生長旺盛，樟樹約佔整遍森林樹種的佔九成，但2,800尺(按：約848.4公尺)以下的樟樹，卻因漢人開墾、原住民耕種遭砍伐殆盡，而其中製腦業的勃興是最主要因素。12月西田又二繼續調查大湖撫墾署地區的森林，發現3,800尺(按：約1,151.4公尺)以下的樟樹和其他樹種生長茂盛，但到了低海拔地區，也是因為製腦業興盛，造成樟樹和其他樹種幾乎遭砍伐殆盡。面對這樣的情況，他認為為了保續樟腦資源，必須盡快進行造林。同年5月，技師小西成章調查五指山撫墾署管轄地之森林，發現加禮山溪、五指山大溪、油羅山大溪、麻裡橫山大溪、馬武督山溪一帶之森林中，樟樹約佔65%，其中9,000尺(按：約2,727公尺)以下的樟樹已因原住民耕種與製腦業之興起漸遭砍伐，至於低海拔地區的樟樹純林則是幾乎被砍伐殆盡，是故必須推動造林以恢復林相。1898年(明治31年)技師志和池榮介調查東勢角署管內森林時，發現樟樹亦遭濫伐，他認為若不盡快改善，不出兩三年，附近樟樹將全部被伐盡。他建議除了必須適度管制樟樹之砍伐與樟腦製造外，亦有必要實施造林。

到了1899年(明治32年)2月八戶道雄轉而調查臺東森林，他也發現璞石閣、里壟和成廣澳附近山區之半山腰以下的樟樹大多被砍伐殆盡。1899年4月小笠原富次郎調查宜蘭廳森林，發現海拔1,500尺到3,000尺之間(按：約454公尺到909公尺)之間的樟雜樹混合林中，



圖2 八戶道雄像 史料來源：寺尾辰之助編輯，《明治林業逸史》(東京市：大日本山林會，1931)，頁444。



圖3 調查人員小西成章、小笠原富次郎等人皆任職於臺灣總督府 史料來源：寺尾辰之助編輯，《明治林業逸史》（東京市：大日本山林會，1931），頁446。

58

樟樹相當茂盛，約1町（按：9,915.372平方公尺）就有三棵到四棵樟樹。這次調查中他雖然沒有提及砍伐的情況，但小笠原富次郎已經觀察到國際對於樟腦的需求日漸增高，因此應盡快實施造林維持產量。重要的是，由於樟樹是臺灣特產物，所以應該獨立進行該事業。同年4月23日技師田代安定調查文山堡北勢溪沿岸的森林，他發現該地的樟樹雖然不多，但品質高於南庄、宜蘭等地，可說是中等以上的良木。調查後他建議如果要妥善照顧樟苗，每年都必須定期辛勤地除草並砍伐雜木，為的就是防止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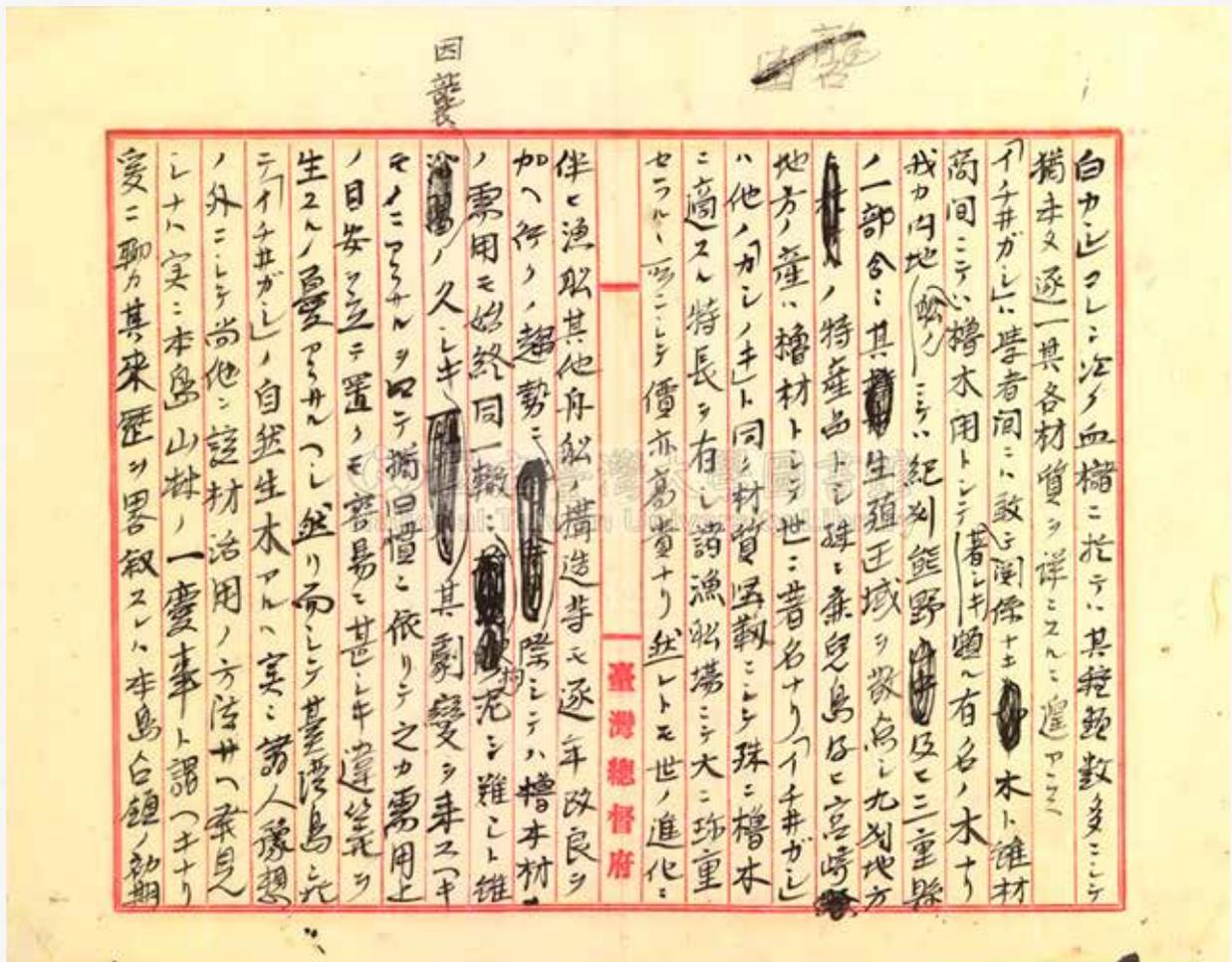


圖4 田代安定手稿 史料來源：田代安定，《臺北縣下文山堡北勢溪沿岸ノ林況報告》，「田代文庫」，檔號t048，國立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數位化計畫，<http://www.darc.ntu.edu.tw/newdarc/darc/index.jsp>，2012年9月5日，該原稿經整理後提交給總督府，可見〈臺北縣下林業視察技師田代安定復命〉，《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9年11月16日，永久保存（追加），冊號435、文號1。

苗被雜草遮蔽了陽光而導致枯死，只要等待種子長成苗木後，就可以移植到適合林地。

1900年技手飯島森太郎協同主記吉田森次郎，調查新竹地區十八兒社、西熬社、馬以哇來社、巴斯誇蘭社、奇油布斯社、臺中縣苗栗辨務署轄內之卡荷蘭社等，發現十八兒社從光緒8年到光緒13年間，政府獎勵人民製腦，但人民未善加保護，加上濫伐樟樹濫製樟腦，造成樟樹幾乎殆盡，導致當時存活於五指山溪谷之樟樹中，可以適合製腦之樟木寥寥可數。雖然草叢中仍有未腐朽之樟樹根部，但大約五年後製腦材料將全部竭盡。因此他認為應該計畫在五指山附近之混合林或草叢中種植樟苗，以期將來成為樟樹林。至於其他地方，也因應情況不同提出不同建議，例如：馬以哇來社樟樹雖然是年輕的林相，惟由於蕃人濫燒開墾，導致僅剩小油羅山南方山麓猶存一萬公畝未達一百棵的樟樹。又如巴斯誇蘭社、西熬社雖然不產樟樹，但兩社通往奇油布斯社之間，有蒼鬱之樹林，其中分佈之樟樹樹質良好，含腦量多，往南之鹿場大山亦有以樟樹為主的樹林，也發育相當良好。

1901年新竹縣屬小出拙藏隨同農商課長視察大湖一帶森林，發現漢人進山開墾後，不僅驅逐蕃人，還濫伐樹木，並在燒毀森林後於斜坡耕作。不僅如此，製腦者也濫砍樟樹與其他樹種，同時挖掘樟樹根，隨意丟棄一旁。他指出若置之不理，將造成土石流，為了解決此問題，必須善加利用樟樹及其他樹木，並將這些樹木製成良材，且應重新劃定蕃界，使蕃人瞭解農耕與製腦之優點，以期蕃民共同開發林地。

透過森林調查，發現各地均有濫伐樟樹之情況，尤其樟腦業興盛、海拔低處之樟樹幾乎遭砍伐殆盡，不僅如此，因為製腦技術落後，僅取樟腦量較多的樹幹部份，根株、樹葉和樹枝部分全數丟棄，造成資源浪費，其中又以馬武督、南庄、東勢角一帶較為嚴重。有鑑於此，森林調查技師均認為必須透過改善製腦技術、防止濫伐、實施造林以防止資源竭盡，同時也可藉此輔導蕃人造林並種植作物以矯正其火耕之習慣，進而收撫育之效。總之，受過林學專業訓練之技師主要調查蕃人狀況與森林概況，並提出蕃人與森林共存以有助管理森林之概念。

然而，由於土匪(按：指不服官府之反抗分子)、原住民問題尚未平定，加上財政不充裕，於是，總督府為了強化蕃地警備以維護製腦安全，加以為了挽救臺灣財政，臺灣總督府採行樟腦事業官辦之建議，於1899年實施樟腦專賣。惟根據八戶道雄估計，以當時砍伐速度，二十年內臺灣樟樹將被砍伐殆盡，屆時勢必影響樟腦產量。又，因應1890年代賽璐珞(Celluloid Nitrate)工業大量運用樟腦之影響，先進國家英、美、德、法等國除了從臺灣取得樟腦外，也致力於研發合成樟腦，或者購買便宜但品質較劣的中國樟腦，其中，伴隨科學之進步促使政府更加注意合成樟腦的發展。於是，為了鞏固樟腦專賣之基礎以維持收入，除了改善舊有的製腦設備和方法外，也開始計畫推動樟樹造林以維持樟樹蘊藏量俾利於製腦。於是，1899年實施臺灣樟腦專賣制度後，1900年正式推動臺灣史上的第一次造林：「即為樟樹造林」。

參考文獻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田代文庫」，國立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數位化計畫，<http://www.darc.ntu.edu.tw/newdarc/darc/index.jsp>

王學新編譯，《日據時期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中)》，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

寺尾辰之助編輯，《明治林業逸史》，東京市：大日本山林會，1931。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の台灣に於ける學術調査と台灣總督府の植民地政策について〉，《東京大學史紀要》，17(東京，1999)，頁1-9。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檢」之展開〉，《臺灣史研究一百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籌備處，1997，頁11-28。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1997。

陳國棟，〈「軍工匠首」與清領時期臺灣的伐木問題〉，《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7:1(臺北，1995.3)，頁32-67。

黃紹恆，〈臺灣經濟史中的臺灣總督府：施政權限、經濟學與史料〉，臺北：遠流，2010。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平埔族風俗圖像初探

Exploring Images of Pin-pu Customs and Figures from NTM Collections

呂孟璠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

Lu, Meng-Fan Research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60

平埔族風俗圖，又稱風俗畫、采風圖、番社采風圖等，為清代早期漢人描繪臺灣西部平埔族群社會生活、風俗民情為主的圖像，這樣的圖像大多以某些特定的風格或「格套」呈現，描繪出漢人眼中「番民」的人物服飾及生業樣態。目前所知傳世的平埔族風俗圖有不同年代繪製的不同版本，但其描繪主題與內容卻大同小異，可能有互相抄寫臨摹的情形；圍繞這些圖像資料的相關研究及考證紀錄亦相當豐富，最早可追溯到日治時期。這些珍貴的圖像資料與研究成果得以增進我們對18世紀中葉以前平埔族群生活的認識及想像，各版本內容的考證及比較分析亦是臺灣史相關研究非常重要的主題之一；然而，此批圖像並非全然客觀的反映當時平埔族群的生活樣貌，其異文化觀點下的「真實性」亦是諸多研究探討的重點。

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的核心典藏主要來自日治時期¹，在眾多典藏物件之中，亦有一批平埔族風俗圖。初步觀察，此批圖像：「康熙臺灣輿圖」系列、「徐澍臺灣蕃社圖」、「大正13年片瀨弘摹繪『巡臺御史林天木臺灣巡視圖』」(以下簡稱「林天木臺灣巡視圖」)、「平埔族風俗圖」、「忠義統轄九社岸裡大

社主敦翁行樂圖」(以下簡稱「敦翁行樂圖」)等，內容包含地圖、生活、風俗、物產、人物畫像之描繪，並非全為傳統定義之風俗圖，同時其中更有部分為其他畫作之摹本，或者彼此有正本與摹本的關係，各圖年代亦因此有所差異，並非屬於同一時期；而根據館藏紀錄，部分之摹本是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命令畫師所繪，目的即是作為當時總督府博物館(即臺博館前身)之典藏，似乎可以視為日本政府有意識地建立起的收藏。這批風俗圖除了作為歷史考證之研究價值外，其作為博物館典藏的脈絡及背後隱藏的邏輯亦相當重要。因此，本文在透過將此批圖像年代、形式內容及入藏脈絡等相關資料彙整與分析之餘，嘗試將此批圖像作為博物館典藏的角色突顯出來，期盼為平埔族風俗圖像的研究領域提出不同的視角；也為臺博館的典藏資料及未來相關研究累積更多研究資源。

平埔族風俗圖相關研究回顧

平埔族風俗圖相關的研究頗多，最早始於日治時期，日人伊能嘉矩及山中樵就曾以「康熙臺灣輿圖」(當時名稱為「黃叔璥臺灣番社圖」)為研究對象²，

¹ 1895年日治時期以來，日本各領域學者開始涉足臺灣從事廣泛的調查與採集；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為了施政上的需要，亦編列了可觀的預算，聘請專家學者來臺從事調查研究，而臺博館的前身—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即是在這樣背景下成立，並逐步建立起臺灣自然環境與民族文化的蒐藏。

² 伊能嘉矩在《臺灣文化志》中，推測本圖為黃叔璥繪製於清康熙末年的「番社圖」。1931年(昭和6年)9月，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長山中樵發表〈關於黃叔璥的臺灣番社圖〉一文，認為「根據諸羅縣治的遷移，本圖是在黃叔璥渡臺之前約20年以前的康熙38(1699)年以後，到43年(1704)之間所繪製。」

針對其地名考證釋疑，而後山中樵亦針對《諸羅縣志》的「番俗圖」、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皇清職貢圖」、「徐澍臺灣蕃社圖」等圖發表數文，進行圖像內容的介紹與討論，可說是學者首度較具系統地論述同題材不同版本之臺灣番俗圖(蕭瓊瑞，1999，4)。民國以來，臺博館(當時為臺灣省立博物館)研究人員阮昌銳亦針對「康熙臺灣輿圖」(當時名稱為「臺灣古地圖」、「清代臺灣采風圖」撰文研究，「臺灣文獻叢刊」等亦有針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省立臺北圖書館(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之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等版本發表研究。近期較為重要且兼顧多種版本之平埔族風俗圖研究的相關文獻如杜正勝〈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研究為中心〉(1998)、〈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考〉(1999)、蕭瓊瑞《島民·風俗·畫》(1999)等，則大致將臺灣幾個重要的平埔族風俗圖典藏進行年代考訂及比較分類，進而針對其史料價值進行分析。

杜正勝在〈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研究為中心〉(1998)中針對清代巡臺御史六十七所繪之「番社采風圖」版本進行考訂內容之歷史考察；而其〈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考〉則較為

全面且較有系統地針對所知九種15帖版本之采風圖考察其資料性質³，說明其建構平埔族歷史的效用與限度；其中，杜正勝較為肯定《諸羅縣志》的「番俗圖」、六十七之「番社采風圖」(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版本內容最為豐富)以及「東寧陳氏番俗圖」(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藏)之史料價值。至於有關臺博館典藏之平埔族風俗圖，杜正勝認為「康熙臺灣輿圖」比世傳山水地圖多了風俗與生業的插畫，故具備風俗圖的性質(杜正勝，1999，頁311)，並肯定山中樵對於「康熙臺灣輿圖」的年代修訂；惟其風俗內容描繪較其他圖像資料少。至於「徐澍臺灣蕃社圖」，杜正勝根據畫上題名及與其他畫作資料比較確認其繪製年代，並以畫中內容與形式，推斷徐澍應未到過臺灣，其繪畫內容可能摹習自其他藍本，並可能受到「東寧陳氏番俗圖」的影響，甚至正是以其為繪製藍本，然而其描繪風格高明，仍具史料價值(杜正勝，1999，頁341-343)。蕭瓊瑞《島民·風俗·畫》一書亦以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為主要核心，針對其時代背景和史料意義進行全面探討，透過環繞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版本及相關風俗圖的比較，肯定其在中國畫史、臺灣美術史、臺灣史研究上獨特之地

³ 杜正勝的研究考證所知采風圖9種15帖，其年代約在1699-1875之間，最早為「康熙臺灣輿圖」，最晚為「清人臺灣風俗圖冊」。



康熙臺灣輿圖原件

62

位，並試圖將文獻資料和繪畫表現手法連結，在歷史論述上仍保有藝術史研究的角度，追尋繪畫作品所隱含的文化關懷。

上述文獻資料顯然多聚焦於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蕭瓊瑞、杜正勝兩位學者研究切入的觀點略有不同，但均認為其年代久遠，圖像內容描述詳實，在臺灣所存之風俗圖中，最為肯定其作為生活景象縮影及「代表性」的史料意義；然而，兩位學者均關注各圖中多次重繪、摹寫所可能引發的問題，以及其無法反映社會時代變遷的侷限性，提醒研究者宜謹慎處理這樣的史料。此外，針對風俗圖特定圖像的文化意涵研究則有吳佰祿的〈詩韻·畫意·文物風采：中部平埔族群『經卷』的文化意象〉一文，以風俗圖文獻圖像及文物的互相比對印證，討論平埔族被「官方管理」及「馴化」的圖繪語言，以及博物館文物重新脈絡化的過程。此文研究範圍涉及臺博館典藏文物，包含了前述研究未曾提及之「林天木臺灣巡視圖」及「平埔族風俗圖」，並認為「徐澍臺灣蕃社圖」的出現，反映了清代中葉原住民風俗圖繪已不純然與官方治理有關，某種程度已成為主流「制式文化語言」的一部分（吳佰祿，2011，頁62-63）。同時，依據吳佰祿引

用之臺博館藏相關資料⁴，徐澍曾於乾隆年間來臺，與杜正勝推論不同；然而，若徐澍確實來臺，至「徐澍臺灣蕃社圖」成畫之時至少也相隔25年以上，故其先以流行的版本為成圖基底，再融入其觀察見聞，亦是可能的（吳佰祿，2011，頁62-63）。無論如何，「徐澍臺灣蕃社圖」受到其他版本風俗圖的影響並且重新再組織佈局的過程幾乎是可以確定的。

整體來說，過去文獻資料均重視「康熙臺灣輿圖」中有關風俗的描繪，視其為平埔族風俗圖中最早的一批；而「徐澍臺灣蕃社圖」與「東寧陳氏番俗圖」之間的關係脈絡亦被確立。或許由於資料不足、史料價值較弱，過去研究較少提及臺博館「康熙臺灣輿圖」原件與摹本之關係，也少見「林天木臺灣巡視圖」、「平埔族風俗圖」及「敦翁行樂圖」幾件藏品之研究，是故本文期盼補充這些資料，並將臺博館本身的時空背景及典藏品的脈絡納入討論。

臺博館典藏平埔族風俗圖

如前所述，臺博館典藏之「徐澍臺灣蕃社圖」、「林天木臺灣巡視圖」、「平埔族風俗圖」以及「敦翁行樂圖」其描繪內容主要為平埔族社會生活、風俗民情，

⁴ 何助堯，1986，《館藏書畫選輯》，臺北市：臺灣省立博物館。



包含人物服飾及生業活動的樣態，在分類上確屬平埔族風俗圖像；而「康熙臺灣輿圖」系列的三幅圖像如其題名均為彩繪地圖，惟其中除地理狀況及行政區域的描繪外，亦有當時番民生業活動的描繪，甚至可以看出臺灣當時西部的人文地理現象及生業活動樣態，因此在本文中仍將其納入風俗圖像的範疇。

一、康熙臺灣輿圖系列

臺博館典藏「康熙臺灣輿圖」系列共有三幅，目前館藏名稱分別為原件、摹本一、摹本二。「康熙臺灣輿圖」原件為康熙年間繪製之絹底巨幅臺灣長卷軸地圖，根據山中樵(1931)、杜正勝(1999)等人的考證及研究，推斷此圖繪製年代約在1699-1704年之間，為現存臺灣地圖當中年代最早的山水畫式彩繪地圖。根據臺博館館藏資料，「此圖應為清朝宮廷內畫師所繪，做為朝廷瞭解地方行政軍事與風俗民情之用，據傳本畫原藏於清朝宮廷，後於清光緒26年義和團之亂(西元1900年)自內府流出，再由臺灣總督府於明治35年(西元1902年)購入」；後續之摹本一及摹本二的繪製年代則為日治時期。初步檢視三幅圖像，雖然色彩及風格略有差異，但立刻就可以看出三幅圖像必有關聯。仔細檢視，原件在畫工及書法

上優於其他兩版，但保存情況遜於另外兩幅⁵；摹本一中有少數地名誤植，摹本二則在地名標誌處浮貼有以書法書寫之現代地名的紙條，應為後人所加，似乎表示此圖可能另有用途。

臺博館曾於2003年到2004年間委託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基金會進行「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2007年並將研究報告成果出版。此研究報告更為詳細的說明了原件及摹本一、摹本二的年代及關係，再度確立了山中樵對於「康熙臺灣輿圖」原件年代的推測，並確定摹本一繪製年代最遲於1930年以前，摹本二繪製年代稍後但目前不可考(翁佳音等，2007，頁26-45)，以及推斷摹本二應是共同參考原件與摹本一繪製而成，因之保有原件的繪畫風格，亦有摹本一中地名之誤(翁佳音等，2007，頁16-21)。同時，透過圖像資料的考證，此研究報告指出「康熙臺灣輿圖」中所呈現之風俗活動及家屋房舍並非全為原住民所有，而是原住民與漢人的番民生活圖像(翁佳音等，2007，頁101)。

二、林天木臺灣巡視圖

本圖為水墨設色的長卷軸風俗畫，整體保存情況尚佳⁶。根據畫上的題跋：「甲子年於廣東鮑江片瀨弘

⁵ 據臺博館退休館員說法，「康熙臺灣輿圖」原件應是民國69(1980)年左右，因為展示不良，造成地圖中今彰化以南部分畫心嚴重剝落毀損。臺博館於2003年年底將原件及摹本一送往日本，委託宇佐美松鶴堂進行修護，於2004年5月完成修護，並於當年展示修護成果。

⁶ 此畫於2004年5月完成修護，並於2005、2008年分別於博物館展出。

模寫」，可知此畫為日治時期中期畫家片瀨弘於大正13年(西元1924年)在廣東鮑江摹繪「巡臺御史林天木臺灣巡視圖」之成果。片瀨弘為日治時期西洋畫家，作品曾入選臺灣美術展覽會，曾於1944年任總督府公學校囑託⁷。雍正年間，巡視臺灣兼理學政兵科掌印給事中臣林天木，奉旨巡視臺灣，原畫應為當時林天木所聘畫工之作，完成年代可能為西元1734-1736年間。依據館藏資料，題跋中的鮑江即是今廣東汕頭，林天木故鄉潮陽縣即位於汕頭南岸對岸，故片瀨弘可能是親至林天木家鄉臨摹原畫。畫中主要呈現林天木出巡情況，並有當時番民生活樣貌的描繪。

三、徐澍臺灣蕃社圖

本圖為直立式捲軸設色工筆畫，共有四幅為一套，為作者徐澍於嘉慶25年庚辰年(西元1820年)⁸繪製其來臺於番社所見之風土民情，四幅圖保存情況尚佳⁹，各風土民情的描繪錯落在中式山水背景之中。依據日治時期館藏資料，本圖內容共呈現10個主題¹⁰：第一幅：渡溪、射魚；第二幅：乘屋、織布；第三幅：禾間、舂米、社師；第四幅：賽戲、採採、鼻蕭；但仔細比對檢視各幅畫面後發現，第二幅畫中

其實另有畜養及襁兒的描繪，第三幅中亦有牛車的描繪。

四、平埔族風俗圖

本圖為絹本設色之橫式巨幅卷軸畫，色彩較為濃厚鮮豔，整體狀況保存狀況尚佳。依據館藏資料，此圖內容包括12個主題場景，由右至左分別為：敦翁行樂圖、番戲、採採、鼻蕭、渡溪、捕魚、襁兒、織布、乘屋、收貯、舂米、教讀(社師)。各主題的描繪分散在畫面之中，另有植物物產(如鳳梨)等的描繪。

五、敦翁行樂圖

本圖為直式掛軸畫，依據畫上的方印及題字可知作者為楊天儒，繪製年代為乾隆12年(西元1747年)。畫中主角敦翁即是潘敦仔，為岸裡社頭目潘家歸化清朝官府後第三代土官，同時兼任岸裡社第一代總通事，他在朱一貴之役及大甲西社等事件協助清朝軍隊征討及招撫歸化原住民有功，進而壯大岸裡社及其家族的聲勢，是為清代臺灣原住民擔任政府官員的重要代表。畫面下方可見主角敦翁赤裸著上身腰纏白布，坐於樹下鹿皮上抽煙的畫面，畫中另有赤裸著上身的番民肩挑瓢壺、整理牛車及為之

⁷ 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⁸ 此圖繪製年代依杜正勝〈番社采風圖題解〉(1998)考證。

⁹ 此圖於2008年進行修護。

¹⁰ 依據日治時期館藏詮釋資料，本書呈現10個主題之名稱描述，仔細檢視畫面後，筆者以為應加入畜養及襁兒(第二幅)、牛車(第三幅)的主題。



徐澗臺灣番社圖局部：乘屋



徐澗臺灣番社圖局部：賽戲



平埔族風俗圖局部：獐採